



SHISHENRENMIAN

狮身人面

◎ 王 手 /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SHISHENRENMIAN

狮身人面

◎ 王 手 /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狮身人面 / 王手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7.4
ISBN 978-7-5339-2454-6

I. 狮... II. 王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 025758 号

责任编辑 张德强

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

狮身人面

王手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190 千字

印张 7.25

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454-6

定价 **16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狮身人面 / 001
乡下姑娘李美凤 / 036
讨债记 / 082
软肋 / 123
双莲桥 / 141
买匹马怎样 / 164
和教唆犯在一起 / 179
手机 / 192
西门之死 / 200
上海之行 / 214

狮身人面

1 爱情

你要是准备好了,我就开始说。

当时,我二十四岁。这个年龄在九州是应该结婚的年龄,但我还没有结婚,不过,未婚妻已经有了,是个非常本分和贤惠的人,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她不会干涉我许多事,我也不会怎么出格;还有个意思是,这个年龄,是知道怎样欣赏姑娘的年龄,是思想活跃的年龄,是有着强烈性意识的年龄,所以,我后来会有这么一段故事,一点也不奇怪。

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新厂,厂房是新的,产品是新的,工人也是新的。和我一起的是一群干部子弟,干部子弟本来都在社会上游手好闲,但干部们不想让他们随波逐流,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,办一个新厂,把子弟们招募进去。干部子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在厂里很少叫名字,领导一个叫法,我们又是另一个叫法,比如我,领导叫“王宪林的后代”,我们之间就叫“老王子”;姓陈的就叫“陈小厮”;姓孙的就叫“孙猴儿”。很快我们也知道了各自父亲的职位,我们当时浅薄,没什么谱好摆,我们就摆父亲职位的“谱”,父亲是局长的,走路步伐都有了花样,父亲是科长的,即使没有尿紧,屁股也不敢放松开来。

我们这班人肯定不是厂里的中坚力量,当然我们也不会捣蛋,我们要是一点点捣蛋,领导的状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告到我们父亲那里。后来,厂里出台了一项深得人心的举措,从社会上招募了十几个高中毕业女生过来,我们就成为中坚力量了。这样十几个姑娘弄进来,等于在鱼池里扔了一把鱼食,鱼们立刻就活蹦乱跳起来;等于在眼睛旁搽了点清

凉油,我们一个个都火眼金睛起来。相貌好一点的姑娘,说话的人就多一些;相貌平平但胸脯不错的也不冷清;相貌胸脯都不行,但屁股翘翘的,行情也还可以。不过,这些姑娘毕竟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的,属青涩果子,黄毛丫头,怎么好也到不了趾高气扬的地步,好在我们也是一群如狼似虎的愣头青,我们要求也不高,我们愿意捧她们的场,你说有什么办法。

有一个女孩是鹤立鸡群的,她叫柯依娜。柯依娜属于发展比较均衡的姑娘,她的相貌不太漂亮,但算得上舒服;她的胸和屁股虽然还是羞答答的,但已经看出眉目来,有良好的空间倾向;她的身材就比较明确了,我们私下里议论,“她以前可能是跳舞的”。跳舞的身材,好像内涵就不一般了,具体就不用说了。其他的姑娘,有些相貌是没有话好说的,有些胸脯和屁股是怎么也看不出前途的。而柯依娜不一样,她的胸脯和屁股,一看就知道是暂时按兵不动,好像早已施足了肥料,预示着今后的丰收和发展。

可惜柯依娜跟的是“孙猴儿”。这话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她和孙猴儿一个工种。我们厂里的工种都是这样搭配的,一个干部子弟搭一个学生姑娘,这样干事情又勤快又自觉,这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,不仅出主意,还创造条件为他们打好感情基础。前面我说过,我们厂是一个新厂,我们做的是新产品,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和姑娘们都被派送到外地培训过。这是千载难逢刻意都制造不出的好机会,我们就是这样一对一对出去培训的,可想而知,工作上的互帮互学,生活上的谦让照顾,几个月培训下来,一对对早已像模像样了。传说一个姑娘低血糖在厕所里晕倒,就是我们中的一个把她背出来的。这可不是一般的背啊,不是见义勇为和偶尔为之,说明他在意,下工夫,等得早不如等得巧啊;再说了,他进去之后是怎样的情形就值得玩味了。都到了这个程度。孙猴儿长得匀称,白白净净的,走起路来头发一抖一抖的,属于奶油小生一类,在不知道他肚子里的货之前,没有人觉得柯依娜是鲜花插在牛粪上,大家都说他们是一双筷子一般长,没有输赢。但我对孙猴儿没有好印象,这点以

后再说。

在所有的干部子弟当中,我的待遇是最吃亏的,由于我长得粗大,我被派去做需要体力的工种,换句话说,我的身边就没有姑娘搭配。体力活干得本来就很累,没有姑娘,就更加容易累。自己没有姑娘,眼睛就不老实了,就会东张西望,望到别人的锅子里。我前面说过,我是个已经有对象的人,因此,我的眼睛就比较有内容,比较聪明,比较刁,一眼就看上了柯依娜。我千方百计和她接触,找各种借口和她说话。在我们这班人当中,我的文化算可以的,我父母比较明智,让我读完了高中;其他的那些弟兄,都是错过了火候蒸不大的“黄馒头”。当时的高中就和现在的本科差不多,基本和这班姑娘平起平坐。所以,我尽管长得不如孙猴儿奶油,但也没有令柯依娜反感。相反,有些大胆和友善的话,还赢得了她的欢心。

有一天,柯依娜的“老朋友”来了。老朋友就是例假。柯依娜来上班时老朋友肯定还没有来,她的老朋友比较狡猾,像特务一样,潜伏得比较好。所以,柯依娜这天的行头有点清爽,她穿了条白裤子。柯依娜走路的样子本来就很好,屁股一上一下很诱人的,如果没有老朋友,她的屁股、她的白裤子简直就是太完美了。但她的老朋友不知好歹,什么时候匍匐了出来,好像还很想招摇,这样,柯依娜的屁股后就比较触目惊心,说得好听点像鲜血梅花,说得不好听就是一团污渍。没有人告诉柯依娜。姑娘们不提,也许是嫉妒她的美丽,现在就让她出出洋相吧。我们不敢提,是畏惧一种性别,这个老朋友,姑娘们自己都讳莫如深,我们去提,就有居心不良之嫌了。我是心疼柯依娜的形象的,柯依娜应该是完美无瑕的,但现在柯依娜有点微瑕,就很别扭,让人难受,我就忍不住想告诉她。我装作在她的工种旁看热闹,冷不丁地掉出一句,你老朋友今天来得不是时候。她愣了一下,看看我,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这不怪她,这只能怪她们这个群体,她们一贯把这件事上纲上线,说得耸人听闻,什么“有敌情”,什么“出大事了”。老朋友多么有人情味,又贴切,又有悄然而至不速之客的特征,可惜柯依娜听不懂。我又说,你今天这条白裤不

好看。她说,怎么不好看?我说,难谨慎,容易脏啊。这一次柯依娜停顿了几秒钟,马上就明白了过来。她的坐姿一下子僵硬了,慢慢地环顾左右,见没什么动静,就迅速起身去了更衣室。没有人知道柯依娜的突然离去是为什么,只有我知道,我还发现,柯依娜离去时是夹着屁股的,她走得不爽快。

在更衣室里摸索了一阵之后,柯依娜又像蝴蝶一样翩翩地出来,她换了一条藏青的弹力裤,藏青就可以容纳很多了,我为柯依娜在更衣室里还有储备而高兴。

柯依娜一路走来,她的情绪明显灿烂起来,她看见我不动声色地笑了一下,我知道那笑里不光是友好,还有一些感激的成分。不仅如此,她走到我身边还偷偷地塞给我一个橘子,我说她偷偷是她没有给旁边的孙猴儿,她用身体挡住了孙猴儿的视线,从身后递给我,我也心领神会地快速接了过来。我不是稀罕橘子,这年九州橘子是大年,我们都当饭吃,后来路上摊地,果农见了人就问,你有兜吗?有兜拎一袋去。根本就不提钱。但这是柯依娜的橘子,不一样的,而且还没有孙猴儿的份,这我就得珍惜了。我把它藏在工具箱里,每天看看它,看它一点点风干了,变得很精致的样子,像一个工艺品。

她那天后来一声不响,对身旁的孙猴儿爱理不理的。她一定认为孙猴儿故意不提醒她,想看她笑话,她往这个方向想,就觉得孙猴儿不如我关心和体恤了。不过,他们也只是不理了一阵子,不是彻底的不理,他们毕竟是有渊源的,他们也一起出去培训过,谁知道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。

柯依娜喜欢孙猴儿,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,如果她没有更高的要求,那么,从相貌上说,干部子弟中的其他人都是相形见绌的。我不喜欢孙猴儿,按照现在的说法,他只是个花瓶,肚子里没货。我始终认为,能赢得姑娘青睐的,开始可能是相貌,接着就会是诚意,最终起作用的是品质。我父母让我读完高中,说明我家里环境就不错,我的品质有先天做保障。而孙猴儿家里有什么呢?什么也没有。他父亲不过是跑供销

起来的一个副厂长,本来就不是干部队伍里的人,更谈不上嫡系。跑供销给人的印象就是圆滑,不圆滑能跑到业务吗?肯定不能。这样的出身,孙猴儿能好到哪里去?他父亲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是离过婚,讨了第二个老婆,还带来了一个弟弟,是凑起来的家庭,一看就觉得不完整。这样的家庭,平时吃碗饭穿件衣还无所谓,到了关键时候,碰上结婚、分家私、赡养老人和其他家庭问题,微妙和复杂就凸现出来了,麻烦可想而知。关于离婚,我们现在是听得多了,还是可以接受的,我们可以说他父亲和他母亲的结合原本就是一个错误,没有感情基础,他们的分手是必然的。但当时谁也不会这样说的,当时我们就认为他父亲抛弃了结发妻子,抛弃之后独身还马马虎虎,抛弃了马上就有了别的女人,这还得了,这就涉及了供销员的性质,风餐露宿四海为家,有男女问题,作风不正派。孙猴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,他的内心肯定是乱七八糟的。我觉得柯依娜是被孙猴儿的表面现象蒙蔽了眼睛,她慢慢会觉悟的。这个我有信心。

我不是想俘虏柯依娜,以她来取代我的未婚妻,我不敢做这样的事,我未婚妻曾经对我说,你要是不要我,我就去死。这是当时社会对婚姻的态度,我肯定不敢乱来。我只是希望自己在有个未婚妻的同时,最好还有个女朋友,这样,在处理感情问题上,就可以咸淡调节,可以在话不投机时逃避出来,又有个安全的去处可以躲藏。这样比较主动。

柯依娜对我的好感,还建立在我一个小小的手段上,手段有点老,但就是有效。和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姑娘一样,柯依娜也喜欢文学,我还发现,一般姑娘不轻易涉猎文学,但对文学怀有崇敬,我就不断地借书给她看,并和她讲我看过的书。我们的关系因书而近,因文学而热。看看投入得差不多了,我就把我的炮弹搬出来,我告诉她我的散文曾经在《九州日报》上发表过,还是在高一的时候,这下她不仅是吃惊,简直是眩晕。但是她说,我不相信。可见她也觉得这事非同一般,她有这样的想法就好。

我后来把这篇散文拿给柯依娜看,是当时的剪报,有两只手掌那么

大,我把剪报包在一只透明的尼龙袋里,装得像首饰一样贵重。柯依娜也被这种样式吓住了,她小心翼翼地拿着尼龙袋,不敢打开来,她就这样隔着一层尼龙看我的散文。有一下,一个姑娘路过她身边,见她那认真的样子问,柯依娜,你看什么呀?柯依娜连头都没有抬,说,在看一份证明。后来,她就从那篇散文里苏醒过来,定定地看着我,她没有说好,也没有说坏,我发现她的眼睛都迷蒙了,这种迷蒙的眼神我在我未婚妻那里见到过,我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我们的关系就这么奠定了下来,但我们是地下关系,有很多因素使我们没办法走到地面上来,我得为她着想,她正在谈恋爱,接下来还要嫁人,她不可能同时与两个人有暧昧关系,九州的传统势力非常强大,婚姻观念非常落后,大家视这种情况为道德败坏。因此,我们像一对在很小区域里活动的地下党,只能凭暗语和符号传递自己的意思。比如数字“31”,就被我们利用起来,作为“想你”的代号,这些谁会猜得到呢?

柯依娜有时候也来我家坐坐,来了就坐在我家的藤桌旁,藤桌上有一些简单的花纹,她的手指就在花纹上重复着画来画去。她一般很少说话,基本上就是我说她听。我得承认,我和柯依娜的接触不光是精神上的,和物质也有点关系。柯依娜家比较穷,父母好像都没有工作,就是有,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,家里有两个哥哥,还有一个妹妹,鉴于此,柯依娜的衣着不是那么讲究,或者说没有办法讲究。这个,她们这群刚刚涉足社会的小姑娘也许并不觉得,而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有些时日的人一眼就看了出来。柯依娜穿的还是学生服装,学生服装什么意思呢?就是样子和材质都很一般,没有社会气息,和社会的流行没有关系,什么毛料啊哔叽呢什么的,就更谈不上了。好在柯依娜身材不错,我前面说过,她是跳舞的身材,对跳舞身材,大家的眼光总是贪婪而紧张的,这现象是不是很有趣,大家会看一眼她,在惊叹的同时赶紧把眼睛移开,又觉得不过瘾,再偷偷地瞟过去一眼,她的身材让大家忽略了她的衣着。但到了社会上就不一样了,大家会觉得一副娇好的身材却没有装备好,可惜了。我是最早意识到这点的。

这年冬天,九州的市面上流行起了一种藏蓝色毛料,当然是最好的毛料,手感像猪油一样,做衣裤厚重不笨实,又非常挺括,谁穿了都是一表人才。在这之前,我刚刚订婚,订婚的目的意在讨好,所以,我送给未婚妻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,而未婚妻也挑了眼下最时髦的东西送给我,六块毛料,其中就有藏蓝色的像猪油一样的毛料。说起来其实也很可怜,我当时的工资还是很低的,吃饭有时候还不够,而我又这么想和柯依娜搞好关系,这么想送点东西给她,怎么办,我就只能把未婚妻回我的毛料送她。这块毛料对我没什么用处,对柯依娜意义就不同一般了,她不会再停留在学生阶段,她会一下子散发出社会气息来,她会因为这块毛料,把身材更加突显出来。还有就是我和她的关系,如果她接受了,说明她愿意自己的情感里多一个人存在,她愿意这个人热闹自己,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。这天晚上,我就把这块毛料包好,放在藤桌上推给了她。她还是没说话,没有说不要,也没有说谢谢,她也没有看我,她只是伸出手指在毛料上慢慢地画了一下。我说,你喜欢吗?她说,我们出去走吧。虽然答非所问,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。

以往她从我家回去的时候,都会阻止我送她,她会说,你家外面人很多啊。我说,是啊是啊。我家外面是个大院子,夏天有许多人铺了竹床乘凉,冬天也有人在摸摸索索地做事,也许我也怕着什么,我就会自觉地止住脚,在自己的窗后,目送她不自然地穿过院子,消失出去。但这天晚上,她却邀请我出去走走。当时的走路是有相当的内涵的,和谁走、为何走、怎么走、往哪里走好像都是话题,承载着非常严肃的使命,甚至和摸屁股睡觉都相提并论。说某某和某某在什么地方走过,好像就证明他们有了一腿一样,尽管有着风险,尽管心情是复杂的,但我还是非常高兴。

我们并肩走着,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胆大,其实我们对后果是一点也没有底的。我们像一对情侣,走在树荫很大的建国路上,这条路本来路灯就很少,因此树荫就很好地掩护了我们;我们又不知不觉地走入了钟楼下,这其实是一条弯来弯去的弄堂,都说这里有打劫的,也有说有

劫色的,也有说有露阴癖者光着身子躲在黑暗里唬人,但我们根本不理这些。我们头脑热着呢,我们身上烫着呢,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走到这里来,我们会走向哪里去。我是要送柯依娜回家吗?柯依娜的家在康平路,按照方位,早走过头了,也走错方向了,显然,我们并没有打算这样走,时间还这么早,把她送回家有什么意思呢。噢,我知道了,我们的指向其实是非常明确的,我们走的是西山湖,一个年轻人夜晚要去的圣地,钟楼下拐出去就是。“西山湖边白玉瓿儿开,一对对一双双在这里谈恋爱”,这是九州民间歌唱西山湖景象的曲子,湖边盛开的白玉瓿儿,香得年轻人心血汹涌,就像上海的外滩。我们去外地培训回来时曾路过上海,我们一班人还专程跑到外滩去观光过,上海人是文明的,他们靠在外滩的栏杆上只说不练,西山湖可不是叙述的场所,西山湖是演练的阵地。白玉瓿儿的幽香像魔咒一样引领着我们,西山湖的大戏在黑暗中向我们展演,我们看到有人在吧唧吧唧的接吻,看到有人淘宝一样在吃奶,看到有人呼啸着在做爱,这些都像炮弹一样轰击着我们,我当即就有了反应,自己觉得走路都别扭了。我看了看柯依娜,虽然黑暗掩饰了她,但我知道,她肯定也面红耳赤,她低着头,把我给她的毛料抱在胸前,她的心一定怦怦乱跳,她说,快走快走。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,我虽然订了婚,也是第一次眼见这样的事情,我们被眼前的情形吓住了,也许是被什么后果吓住了,我们不仅没有停下来,而且还走得飞快,差点还小跑起来,像躲避追杀一样逃离了西山湖。

一星期后,柯依娜把一身藏蓝的衣裤穿到了厂里。可以想象,她拿了毛料就去找老裁缝做了,紧催慢催,只几天就把衣裤催了出来。柯依娜走路越发有型了,真的像走台步一样,看得大家眼睛都差点掉了出来,无论男女都啧啧啧啧,大家惊叹柯依娜的社会化进程,惊叹她身材和衣裤的相得益彰。但大家都不知道柯依娜的这身衣裤和我有什么关系,不知道柯依娜穿着和走路的另一层意思,那是穿给我看的!走路也是走给我看的!她如果不是走给我看,她就不用这么卖力,完全可以无所谓的走,没有内容的走。现在她的走是值得推敲的,有些细节的地方,

她会刻意一下，就像台步中的停顿和亮相。我知道大部分人都在看热闹，看毛料的质地，看衣裤的样式，只有我在看奥妙，或者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就说她那条裤子，是细喇叭式样，这有什么讲究呢？讲究大了，这就体现了她的臀高、腿长。还有她那件衣服，袖子是过手背的，衣摆却高在腰上面，这当然也有说法，她的腰就显得长了，看上去更细了。我觉得这个老裁缝的眼刁。我们平常都说柯依娜是跳舞身材，但跳舞身材的“看眼”在哪里，谁都很盲目，这个裁缝一眼就相到了关键，他把衣裤的做工都放在了腰上，一下子把柯依娜的景象突了出来。孙猴儿后来对我说，她这叫水蛇腰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我不知道难道你知道？他又说，水蛇腰扭起来是很好看的。我说，你看过？孙猴儿诡秘地笑笑说，我没看过，你看过吗？我想起九州民间的一句话，“风流女子水蛇腰”，柯依娜的腰确实也是水蛇腰。那么，孙猴儿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是说柯依娜风流成性？还是说柯依娜这些事很随便？反正我听了很不舒服。

2 婚姻

一身衣裤都能让柯依娜这么高兴，因为这些衣裤改变了她，使她许多潜在的魅力随着衣裤展现了出来。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我，因为我找到了一种好的讨她喜欢的方式。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从那块毛料之后，在每一个换衣季节的开始，我都会很自觉地想到这件事情。我这个工种经常要用到一种刀具，这种刀具就是上海有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要把旧刀具送到上海磨一磨，他们那个磨等于加工，所以我们还要带回一套新的刀具来。当时的上海是全国物资最丰饶的地方，简直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可以到那里去买，有一次我还帮未婚妻的哥哥带过结婚桌上的平板玻璃，所以，到了上海也就会想着去商店转转，心里装着柯依娜嘛。南京路，是我每一次必去的地方，走得多了，也就知道了一些商店的规律，比如南京路浙江路口的上海第十百货商店，就经常有一些打折商品出售。我就去那里挤队伍，反正在外地我也不怕倒霉，有时候挤一件女式茄

克,有时候挤一件竖领子衬衫,带回来偷偷送给柯依娜。这些东西在上海也许是过时了,在九州就是别样和时髦的,甚至在九州根本就没见过,这样,这些衣服穿在柯依娜身上就是绝无仅有了。

你一定会问我,你为什么这样?你图什么?你得到了什么?你又不是傻瓜。

但我确实没得到什么,要说有得到,就是得到了一种关系。我喜欢一个姑娘,喜欢替她做些事,喜欢看着她高兴,这还不够吗?换句话说,我喜欢自己心里热闹,心里有这些事,我就很踏实。当然,我也有目的,但目的当时还说不清楚,或者说一下子实现不了,实现目的要顺其自然,水到渠成,不能勉强,勉强了,也许关系就嘎嘣断了,也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。

那天我把那件竖领子衬衫给她,她高兴得不得了。这种衬衫我们都习惯认为是男生穿的,其实女生穿起来就非常别致,别致就是独特,就是好看。柯依娜身材好,样子好,穿了一定好看,我心里想,她要是当着我的面穿一下就好了,那就说明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她好像看见了我的心思,说,我穿起来给你看看哦?我含蓄着说,好看不好看我又看不懂,你回家穿吧。她也来了劲,这是你给我的衣服,我就是要穿给你看,我就是要马上穿。我喉咙里咕噜了一下,这不是心里梦寐以求的吗?我就是想看看她的身体。孙猴儿都知道她的水蛇腰,我也总得知道些什么。其实我早就在注意她的衣着了,她这天穿了件素白细花的连衣裙,连衣裙好,连衣裙复杂,衬衫换连衣裙就比较麻烦,我要看看她怎么换。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,没有人打掩护,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,一张床一张藤桌两月凳子,也没有什么好遮挡的,就我们两个人,柯依娜要换衣服给我看,这气氛非常好。但是,柯依娜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,她避开我的眼睛背过身去。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我不知道她是怎样一气呵成的。她披上了那件衬衫,那件衬衫像屏风一样遮住了她,一阵摸索,连衣裙的上身耷拉了下来,再一阵摸索,衬衫变戏法一般穿在了她的身上,然后她转过身,连竖领子的纽扣都森严壁垒了。她说,怎么样,好看

吗？我拼命点头，说，好看，很好看，好看极了。我其实根本就没看她的衬衫，我在为她的连衣裙惊讶，她的连衣裙怎么就这样溜了下来，她的衬衫怎么就这么听话地粘了上去，这个过程哪怕有一点磕磕碰碰也好，有一点就足够了。

就是这样。

柯依娜经常能穿上新衣服，也引起了她家人的注意，她母亲就问过这样的话，你最近在外面做什么了？柯依娜说，做什么了？没做什么呀。她母亲说，我看你就是做什么了，你的那些衣服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柯依娜噢了一声，说，我拜了一个哥哥，是他给我买的。她母亲说，我跟你说明白啊，现在外面坏人很多啊。柯依娜不三不四地说，我又不跟坏人做坏事，我就穿他买给我的衣服。她母亲说，钻你肚子里死一双，到时候哭都来不及了。我不知道她们母女的对话是不是这样的，但我可以肯定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柯依娜会把我作一番介绍的，介绍我的家庭，介绍我的条件，介绍我的未婚妻，以及我的为人和长处，她母亲听后沉默了许久，然后轻轻地叹气一声，她的叹气里有许多复杂的成分，这些，柯依娜自然体会不到，她没大没小地说，你叹什么气呀？真是莫名其妙。

柯依娜母亲已经在为她筹划对象了。开始的时候，她养了柯依娜肯定也是泪水涟涟的，养着养着，心里就慢慢地美滋滋起来，觉着自己是在做储蓄，储蓄为什么？做生意啊。柯依娜出落得这样妩媚可人，是家里人谁也想不到的，这样的资源，肯定要好好地利用起来，一个当两个用，总之，家里今后的风水好坏，就靠她这棵树了。柯依娜母亲访的是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华侨，家族在荷兰有些规模和排场，做黄豆和大头菜生意。

柯依娜被母亲逼着曾经去相过一次亲，柯依娜对母亲说，我先在暗处看看，若舒服，再说不迟。柯依娜无所谓媒妁之言，她相信感觉和缘分。她母亲不爽地说，就是你名堂多。她们就这样一前一后犹豫地走着，正好碰上那后生从家里出来，她母亲就迎住了与之说话，柯依娜就适时站住，远远地瞄了几眼。柯依娜后来对我说，整个一娄阿鼠。娄阿鼠是我们这里戏里的一个人物，这个名字有点形象，反正是尖嘴猴腮猥琐那意

思,要是这样,柯依娜真是鲜花插在牛粪里了。柯依娜感觉不好的是母亲和他站着说话时的情形,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,母亲站在下面,他东张西望若无其事地应着,其间还掏出烟棒在嘴边点起来,还肆无忌惮地长长吐了一口,而母亲的神情是小心的,好像在注意他的每一个表情,她说得很多,看得出她内心的急切,有一下,母亲大概是发现了他衣服上的什么东西,一根头发,或是一粒残饭?母亲讨好地伸手捉了下来,他好像一点反应也没有,一动不动。柯依娜说,她看到这些心里就忍不住疼了一下。

柯依娜说,对于这个婚姻,她一开始就不舒服。她说,你看我母亲那个奴相。还有我哥哥,他们觉得有了这段婚姻,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出国了,你猜他们怎么说,只要出去,就是讨饭也好。那个娄阿鼠就别提了,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,好像有钱就可以把我们家消灭了一样,这哪里是什么谈婚论嫁,是贩卖和交易。对于这些,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我不好阐述,也不好分析,更不好安慰。我只会说一些没用的空话,要慎重,要慎重。

有一天,柯依娜突然失踪了,她没来上班。上班都没有来,一定有很大的事情。她会有什么事情呢?和婚姻有关的事情?她的婚姻,我不是没有想过,她不会像别人的婚姻那样,分几粒糖,或请吃一碗汤圆,她一旦有婚姻,也许就飞到国外去了,见不着了。她是到国外去了,还是和孙猴儿私奔了?她喜欢表面上的完美,她和孙猴儿站着看是非常般配的,在一起做事,也非常和谐,尽管我觉得孙猴儿乱七八糟的,但会不会私奔就很难说了。我这样想着,就走出自己做事的地方,探头看柯依娜的位置,还好,孙猴儿还在,乖乖的。他在,就说明柯依娜的问题不大,不会是什么私奔啊殉情啊,无非是在和家人谈判,或者和那个后生对峙着。如果都不是,那么她一定是跑到海边了,她不会去自杀,她是个喜爱生活并觉得生活有趣的人,她只是想一个人待一待,想想以后怎么办,理一理头绪。她坐在黑黑的礁石上,陷入沉思或迷茫地遥望远方,风吹乱了她的头发,她不屑去捋一捋,海浪时不时端起来炸烂在她身边,她也

没动一动,那样子,就像电影里放的一样。

孙猴儿真的都不知道吗?柯依娜没有和他说什么吗?孙猴儿是不是有着间谍一样的素质?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,说不定就是他把柯依娜藏起来的,柯依娜如果要藏,他肯定求之不得,他美了去了。但是,仔细想想,孙猴儿也没那样的本事,这我从他做事上就可以看出来,他们做的是第五道工序,他们做好了自已的半成品,要及时地转移到下道工序去,没有了柯依娜,孙猴儿明显地手忙脚乱了,他站在那里都好像裤裆里尿紧,转运东西也一副慌里慌张的样子,有一次还把东西弄倒了,他俯身捡起来,拿不住又掉了,一点也没有在困难面前运筹帷幄的气度。其间,车间的统计员找过他,大概是了解昨天生产的情况,远远地望去,孙猴儿抓耳挠腮的,完全懵懂。后来车间主任又来找他,这回估计是在问柯依娜的去向,他傻在那里一问三不知,就不是那种沉着冷静机灵睿智的人,这样的人,他会把柯依娜金屋藏娇?叫他吃他也不敢夹!如果不是这样,那么,心就可以稳稳地放回到肚子里面去。

但是,那天晚上,柯依娜也没有回家。晚上不回家,这就不得了啦。柯依娜是黄花闺女,她在什么地方留宿?谁的家?女的家还是男的家?女的家也会让人家笑话的,说这个姑娘没教养;男的家就是天崩地裂龙卷风了。这些我都是听柯依娜母亲分析的。柯依娜母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我家的,当时没有电话,她先问了工友,再问了车间主任,再问了厂长,再问到了我父亲,才知道了我家地址。她母亲说,我知道柯依娜最听你的。我警惕地说,听我什么?她母亲说,听你讲道理,她在家里经常讲起你,她就是佩服你。我说,佩服我有什么用,我又帮不上什么忙。她母亲说,现在就是要你出面帮忙,做她的思想工作。她母亲的意思是要我和她一起去找柯依娜,她已经找了柯依娜一天了,她估计最大的可能,柯依娜就躲在孙猴儿家里。我说,说什么梦话,这不可能,孙猴儿一天都在上班,看他的样子,也是心里没什么阴谋的,心里要藏着阴谋,笑会看出来,说话会看出来,做事吃饭走路都会看出来。她母亲继续着自己的思路,说,躲在孙猴儿家里会有两种危害,一是会躲掉华侨的那份